

藏

葵



发生在青果阿妈草原的那场藏獒之战，在当地的史志上，只是寥寥几笔：民国二十七年，马步芳所属西宁罗家湾机场汉兵营移驻青果阿妈西部草原——西结古草原，号称狗肉王的营长派兵大肆捕狗杀狗，引起当地头人和牧民的不满，随即爆发了战事。在牧马鹤部落的军事首领强盗嘉玛措的率领下，数百藏獒个个奋勇争先，迫使汉兵营弃营而走，逃离了西结古草原。

但是在草原人的口头上，民国二十七年的藏獒之战，既是英雄的礼赞，也是生命的悲歌，死亡的沉痛就像雪山对草原的浇灌，那么冰凉地渗透在了人和藏獒的记忆里。因为汉兵营的逃离并不意味着藏獒之战的结束，甚至可以说战事才刚刚开始。决不容忍草原民族有任何反抗举动的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团前来镇压所谓的叛乱。西结古草原一片兵荒马乱。

前来血洗西结古草原的不光是马步芳的骑兵团，还有历史的冤家上阿妈草原的骑手。上阿妈草原的头人们，服从头人的骑手们，在马步芳骑兵团的挑动利诱下，冲过了自祖先开始就有争议的草原边界，把古老的草场纠纷和部落矛盾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现实的战争。那么多人头掉了，那么多藏獒扒皮了，西结古草原的春天淋着血雨长出了一片片黑红色的牧草，那是无法再绿的牧草，那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洗不净的牧草，那是一种连根连遗传的基因都浸透了鲜血和仇恨的牧草。

1

穿过狼道峡，就看见青果阿妈西部草原了。护送父亲的两个军人勒马停了下来。一个军人说：“我们只能送你到这里，记者同志，青果阿妈西部草原的牧民和头人对我们很友好，你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不到三个时辰就会看到一座寺院和一些石头房子，那儿就是西结古，你要去的地方。”父亲目送着两个军人走进了狼道峡，疲倦地从马背上溜下来，牵着枣红马走了几步，就仰躺在了草地上。

昨天晚上在多猕草原跟着牧人学藏话，很晚才睡，今天早晨又是天不亮就出发，父亲想睡一会儿再赶路。他闭上了眼睛，突然觉得有点饿，便从缠在身上的干粮袋里抓出一把花生，一粒一粒往嘴里送。花生是带壳的，那些黄色的壳就散落在他的身体两侧。他吃了一把，还想吃一把，第二把没吃完，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十分危险，眼睛的余光里有些黑影包围着他，不是马的黑影，而是比马更矮的黑影。狼？他忽地坐了起来。

不是狼，是狮子也不是狮子，是狗。一只鬣毛飒爽的大黄狗虎视眈眈地蹲踞在他身边。狗的主人是一群孩子，孩子们好奇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父亲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这么大一只藏狗，紧张地往后缩了缩，问道：“你们是哪里的？想干什么？”

孩子们互相看了看。一个大脑门的孩子用生硬的汉话说：“上阿妈的。”“上阿妈的？你们要是西结古的就好了。”父亲看到所有的孩子手里都拿着花生壳，有两个正放在嘴边一点一点咬着。再看看身边，草地上的花生壳都被他们捡起来了。父亲说：“扔掉吧，那东西不能吃。”说着从干粮袋里抓出一把花生递了过去。

孩子们抢着伸出了手。父亲把干粮袋里的所有花生均匀地分给所有的孩子，最后剩下了两颗。他把一颗丢给了大黄狗，讨好地说：“千万别咬我。”然后示范性地剥开一个花生壳，吃掉了花生米。孩子们学着他的样子吃起来。大黄狗怀疑地闻着花生，一副想吃又不敢吃的样子。大脑门的孩子飞快地捡起狗嘴前的花生，就要往自己嘴里塞。另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孩子一把抢过去说：“这是冈日森格的。”然后剥了壳，把花生米用手掌托到了大黄狗面前。大黄狗感激地望着刀疤，一伸舌头舔了进去。

父亲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大脑门的孩子说：“天堂果。”又用藏话说了一遍。几个孩子都赞同地点了点头。父亲说：“天堂果？也可以这么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花生。”大脑门的孩子说：“花生？”

父亲站起来，看看天色，骑在了马上。他朝孩子们和那只令人敬畏的大黄狗摆摆手，策马往前走去，走出去很远，突然听到后面有声音，回头一看，所有的孩子和那只雄狮一样的大黄狗都跟在身后。

父亲停下了，用眼睛问道：“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孩子们也停下了，用眼睛问道：“你怎么不走了？”父亲继续往前走，

孩子们继续往前跟。鹰在头顶好奇地盘旋，它看到草原夏天绿油油的地平线上，一个汉人骑在马上，一群七个衣袍褴褛的藏族孩子和一只威风凛凛的黄色藏狗跟在后面。孩子们用赤脚踢踏着松软的草地，走得十分来劲。

父亲始终认为，就是那些花生使他跟这七个孩子和那只大黄狗有了联系。花生是离开西宁时老金给他的。老金是报社记者部的主任，他女儿从河南老家带来了一大包花生，他就恨不得全部让父亲拿走。老金说：“这是专门带给你的，咱们是老乡，你就不要客气。”父亲当然不会全部拿走，只在干粮袋里装了一些，一路走一路吃，等到青果阿妈草原时，就只剩下最后一点了。草原上的七个孩子和一只名叫冈日森格的藏狗吃到了父亲的最后一点花生，然后就跟在父亲后面，一直跟到了西结古。

西结古是青果阿妈西部草原的中心，中心的标志就是有一座寺院，有一些石头的碉房。在不是中心的地方，草原只有四处漂流的帐房。寺院和碉房之间，到处都是高塔一样的嘛呢堆，经杆林立，经石累累，七色的印有经文的风马旗和彩绘着佛像的幡布猎猎飘舞。

父亲到达西结古的时候已是傍晚，夕阳拉长了地上的阴影，依着山势错落高低的西结古寺和一片片碉房看上去是倾斜的。山脚的平地上，在森林和草原手拉手的地方，稀稀疏疏扎着一些黑色的牛毛帐房和白色的布帐房。六字真言的彩色旗帜花边一样装饰在帐房的四周。炊烟从房顶升上去，风一吹就和云彩缠绕在了一起。云很低很低，几乎蹭着林木森然的山坡。

仿佛是云彩发出的声音，狗叫着，越来越多的狗叫着。草浪起伏的山脚下，一片刷刷刷的声音。冲破云层的狗影朝着父亲狂奔而来。父亲哎呀一声，手忙脚乱地勒马停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狗，而且不少是身体壮硕的大狗，那些大狗几乎不是狗，是虎豹狮熊一类的野兽。

父亲后来才知道他见到的是藏獒，一大群几百只各式各样的藏狗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猛赳赳的藏獒。那时候草原上的藏獒绝对是正宗的，有两个原因使这种以凶猛和智慧著称的古老的喜马拉雅獒犬保持了种的纯粹：一是藏獒的发情期固定在秋天，而一般的藏狗都会把交配时间安排在冬天和夏天；在藏獒的发情期内，那些不是藏獒的母狗通常都是见獒就躲的，因为它们经不起藏獒的重压，就好比母羊经不起公牛的重压一样。二是藏獒孤独傲慢的天性使它们几乎断绝了和别的狗种保持更亲密关系的可能，藏獒和一般的藏狗是同志，是邻居，却不可以是爱人；孤傲的公獒希望交配的一般都是更加孤傲的母獒，一旦第一次交配成功就很少更换伴侣，除非伴侣死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死掉伴侣的公獒会因情欲的驱使在藏獒之外寻求泄欲的对象，但是如前所说，那些承受不起重压的母狗会远远躲开，一旦躲不开，也是一压就趴下，根本就无法实现那种天然铆合的生殖碰撞。还有一些更加优秀的藏獒，即使伴侣死掉，即使年年延宕了烈火般燃烧、洪水般汹涌的情欲，也不会降低追求的标准。它们是狗群中尊严的象征，是高贵典雅的獒之王者，至少风范如此。

父亲惊恐地掉转马头，打马就跑。

一个光着脊梁赤着脚的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一

把拽住了父亲的枣红马。枣红马惊得朝后一仰，差点把父亲撺下来。孩子悬起身子稳住了马，长长地吆喝了一声，便把所有狂奔过来的藏狗堵挡在了五步之外。

狗群骚动着，却没有扑向父亲。父亲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光脊梁的孩子牵着父亲的马朝前走去。狗群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敌意的眼光始终盯着父亲。父亲能用脊背感觉到这种眼光的威胁，禁不住一次次地寒战着。

光脊梁的孩子带着父亲来到一座白墙上糊满了黑牛粪的碉房前。碉房是两层的，下面是敞开的马圈，上面是人居。光脊梁翻着眼皮朝上指了指。

父亲感谢地拍拍光脊梁的肩膀。光脊梁噌地跳开了，恐惧地望着父亲，恰如父亲恐惧地望着狗群。父亲问道：“你怎么了？”光脊梁说：“仇神，仇神，我的肩膀上有仇神。”没有听懂的父亲不解地摇摇头，从马背上取下行李，又给马卸了鞍子摘了辮头，让它去山坡上吃草，自己提着行李踏上石阶走到了碉房门口。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正要敲门，就听光脊梁的孩子一声尖叫，惊得他倏地回过头去。父亲看到光脊梁的脸一下子变形了：夕阳照耀下的轮麻里，每一道阴影都是仇恨，尤其是眼睛，父亲从来没见过孩子的眼睛会凸瞪出如此猛烈的怒火。

不远处的草坡上，一溜儿站着跟随父亲来到西结古的七个孩子和那只雄狮一样的名叫冈日森格的大黄狗。父亲很快就会知道，“冈日森格”就是雪山狮子的意思，它也是一只藏獒，是一只年轻力壮的狮头公獒。

父亲用半通不通的藏话对光脊梁的孩子说：“你怎么了？”

他们是上阿妈的孩子。”光脊梁的孩子瞪了他一眼，用藏话疯了一样喊起来：“上阿妈的仇家，上阿妈的仇家，獒多吉，獒多吉。”

藏狗们立刻咆哮起来，争先恐后地飞扑过去。七个上阿妈的孩子落荒而逃，边逃边喊：“玛哈噶喇奔森保，玛哈噶喇奔森保。”

冈日森格掩护似的迎头而上，转眼就和一群西结古的狗撕咬成了一团。

父亲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狗类世界里有如此激烈的冲撞，第一次发现狗类和人类一样首先要排挤的是自己的同类而不是异类。所有的藏狗都放弃了对七个上阿妈的孩子的追咬，而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拦截它们的冈日森格。

冈日森格知道局面对自己十分不利，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它迅速选准目标，迅速跳起来用整个身子夯过去，来不及狠咬一口就再去扑咬下一个目标。这种快节奏重体力的扑咬就像山崩，它扑向谁，谁就立刻会滚翻在地。但西结古的藏狗似乎很想愿意自己被对方扑倒，每当冈日森格扑倒一只，别的藏狗就会乘机在它的屁股和腰肋上留下自己的牙印，牙印是冒着血的，迅速把冈日森格的屁股和腰肋染红了。

更加严峻的现实是，冈日森格扑翻的所有藏狗没有一只是身体壮硕的大狗，那些大狗，那些虎豹狮熊一类的野兽，站在狗群的外围，连狂吠一声的表示都没有。它们在观战，它们似乎不屑于这种一哄而上的群殴战法而保持着将军般的冷静，或者它们意识到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来犯者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就傲

慢地沉默着。而对冈日森格来说，让一群比自己矮小的藏狗和自己打斗，几乎就是耻辱。更加耻辱的是它打败了对方，而流血的却是自己。这些藏狗不是靠勇武而是靠投机靠群集的力量正在使它一点点地耗尽力气和流尽鲜血。

冈日森格改变战法了。当又一只藏狗被它扑翻而它的屁股又一次被偷袭者戳了两个血窟窿似的牙印之后，涌动在血管里的耻辱让它做出了一个几乎丧失理智的决定：它绕开了所有纠缠不休的藏狗，朝着那些身体壮硕的大狗冲了过去。它知道它们跟自己属于同一个狗种，那就是令狗类也令人类骄傲的喜马拉雅獒种；知道喜马拉雅獒种的这些骄子才是西结古狗群的领袖，能跟自己决一死战的应该是它们而绝不是吠绕着自己的这些小喽啰。它相信自己能够杀死它们，也相信自己很有可能被它们杀死，但不管是杀死它们还是被它们杀死，它所渴望的只应该是一种身份相当、势力相当、荣辱相当的藏獒之战。

西结古的藏獒没想到冈日森格会直冲过来，而且一来就撞倒了一只和来犯者一样威风凛凛的狮头金獒。藏獒们吃惊之余，哗地散开了，这是扑过去迎战来犯者的前奏。但是它们都没有扑过去，它们看到狮头金獒已经翻身起来扑了过去，就仍然傲慢地保持着将军般的冷静。冈日森格和狮头金獒扭打在一起了，你咬着我的皮，我咬着你的肉，以两颗硕大的獒头为中心，沿着半径，转过来转过去。但显然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很快就有了分晓，狮头金獒被压倒在地了，半个脖子嵌进了冈日森格张开的大嘴。血从冈日森格的牙缝里流了出来，那是狮头金獒未能尊重一只比它更强大的同类而付出的代价。这代价并不惨重，因为冈

日森格并没有贪婪地咬住它不放直到把它咬死。当它很快扭动着滴血的脖子十分愤怒地站起来，想要龇牙回击冈日森格时，发现对方已经丢开自己冲向了另一只离它最近的藏獒。

这是一只竖着眼睛挺着鼻子的凶狠的灰色老公獒。它之所以站在离冈日森格最近的地方，是因为早就预见狮头金獒的失败，也早就做好了鏖战冈日森格的准备。在冈日森格压倒狮头金獒的时候，它就做出了一副随时扑咬的样子挑逗着对方，但等到冈日森格真的朝它扑来时，它又巧妙地闪开了。这种还没有较量就开始躲闪的举动在喜欢硬碰硬的藏獒中并不常见，只有那种和狼和豹子经过无数次打斗的藏獒才会从对手那里学来这样一种战术。躲闪是为了激怒对方，以便在对方怒不可遏失去章法的情况下寻找进攻的机会，所以老公獒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闪着，让愤怒的冈日森格更加愤怒了——当冈日森格那越来越狂猛的扑咬接二连三失败之后，它不禁发出了一声藏獒在打斗时本不应该发出的尖叫。这说明灰色老公獒的目的正在达到，只要这样的扑咬再持续几次，就会大大挫伤冈日森格的锐气，而挫伤锐气对一只年轻气盛的公獒来说，几乎等于丧失了一半攻击的速度和力量。

然而老谋深算的灰色老公獒仍然低估了冈日森格的能力，冈日森格虽然由于求胜心切有一些暴躁失态，可它很快知道了老公獒的目的，也观察到了对方躲闪的线路。它依照最优秀的遗传本能立刻就明白对老公獒的扑咬是需要提前量的。它用自己算计好的提前量扑咬了一次，尽管没有成功，但立刻又明白，不仅要有提前量，而且要声东击西，让对方在自己的计谋面前逃无可逃。接下来的一次扑咬它大获成功，也让老公獒的自尊心大受伤害。

灰色老公獒在闪开对方攻击的一瞬间扑哧一声趴在了地上，实实在在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已经出现在脊背之上，与此同时后颈上有了-一阵灼烫的疼痛，冈日森格的利牙砉然撕开了它的皮毛。它回头就咬，碰到的却是冈日森格在呼噜噜的喉咙深处向它发出的低声警告。它一听这警告就低下头哑哑地叫起来，那是哭声，那是相当于人类凄然而恸的哭声。哭声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悲哀，它知道自己已经老得不行了，老得都不能维护西结古草原藏獒的尊严了。它现在唯一要做的并不是挣扎着起来和对方扭成一团继续撕咬直到自己被咬成重伤或者被咬死，而是把本该自己消灭的敌人拱手让给别的藏獒，然后痛苦地看着别的藏獒在打败这个来犯者之后是如何的趾高气扬。

凄然而恸的哭声让冈日森格迅速离开了老公獒抽搐不止的灰色脊背。它转身撞翻了两只从后面蹿过来试图咬它屁股的小喽啰藏狗，然后面对一群一只比一只壮硕的喜马拉雅獒种，用鼻子噗噗噗地喷洒着满胸涌荡的豪气，一副威武不屈、剽悍不羁的样子。

到了这种时候，按照獒类世界古老习俗的约定，该是由獒王出面迎战来犯者的时候了。在青藏高原，草原深处，尤其是在青果阿妈草原，守护领地的藏獒群里，大都会有一个处于领袖地位的獒王存在。它一定是雄性，一定是十分强大十分凶悍的，一定在保护领地中建立过人和狗都能认同的巨大功勋——咬死过许多荒原狼和雪狼，咬死过许多金钱豹和雪豹，甚至咬伤或者咬死过藏马熊和野牦牛。此外它们很可能就像咬死狐狸那样咬死过人，咬死过那些敢于闯入领地挑衅主人的仇家。和别的动物不一样，

獒王的诞生并不一定是藏獒与藏獒之间激烈打斗一决雌雄的结果，因为在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中，在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敌人面前，谁是最勇武的，谁是最智慧的，谁是智勇双全的，藏獒们心里都有数，加上人类的认可，大家也就随之认可主动称臣了。只有一种情况会使獒王的产生演变成藏獒与藏獒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那就是人类的认可和藏獒们的认可出现误差。被人类认可或者指定的獒王一定要证明人类的选择是正确的，而被藏獒们认可的獒王也一定要证明藏獒的选择是正确的，于是打斗就会频繁出现，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只被彻底征服。也有至死不服的，倔强的一只被更倔强的一只活活咬死。通常被征服或者被咬死的往往是人类认可的獒王，因为在确定獒王的功勋和识别獒王的能力方面，藏獒比人更接近真实更具有公正的评判。

现在，西结古草原藏獒群落中的獒王就要出现了，一旦出现，那差不多就是一场老虎斗老虎、狮子咬狮子的重量级角斗。所有的藏獒，所有的藏狗，包括那些兴奋到不知死活的小狗，一下子都安静了。等待着，连炊烟和云彩，连傍晚和夕阳，都静止不动地等待着。倾斜的西结古寺和一片片碉房更加倾斜了，鸟瞰的阴影拉得更长更远。

冈日森格扬头扫视着獒群，几乎把所有藏獒都看了一遍，然后死死盯住了一只带着微笑望着它的虎头雪獒。虎头雪獒就是西结古草原的獒王，尽管它现在所处的位置不在獒群的中央，尽管它依然蹲踞着就好像面前的打斗跟它毫无关系，但冈日森格一眼就看出它是獒王。它身形伟岸，姿态优雅，一脸的王者之气，顾盼之间八面威风冉冉而来。它一只眼睛含着王者必有的自信和

豪迈，一只眼睛含着斗士必有的威严和杀气，但行动却是傲慢和迟缓的，充满了对来犯者发自内心的蔑视。冈日森格不禁暗暗称赞：好一个獒王，尊严的头颅居然是纹丝不动的，仿佛每一根迎风抖动的雪白的獒毛都在证明它存在的伟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虽然闭着嘴但尖长的虎牙却不可遏止地伸出了肥厚的嘴唇，虎牙是六刃的，也就是说它有六根虎牙，嘴的两边各有三根，而一般的藏獒一共只有四根，并且还没有它这般尖长。六刃的尖长虎牙明白如话地告诉对方它是不可战胜的，而大嘴阔鼻所形成的古老的喜马拉雅獒种的经典之相貌，会让任何人任何动物望一眼而顿生敬畏，那是凛然不可侵犯的生命的神圣威仪。

虎头雪獒站了起来。西结古草原的獒王终于站了起来。冈日森格盯着它的眼睛眨巴了一下，金灿灿的鬃毛奋然一抖。一场猛獒对猛獒的打斗就要开始了。不，不是打斗，是惩罚。在藏獒们和藏狗们看来，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惩罚性撕咬，为了忠于职守和捍卫荣誉，西结古草原的獒王必须严厉惩罚一个汹汹然不自量力的来犯者。如果来犯者敢于反抗獒王的惩罚，那就是说它不打算活下去了。

獒王虎头雪獒走出獒群，来到冈日森格面前，嗓眼里呼呼地响着，似乎在告诉对方：你现在还来得及捡回一条命，赶快逃跑吧，西结古草原不欢迎你。冈日森格听懂了它的话，却没有做出任何听话的表示，而是挑衅地斜绷起前腿把身子朝后倾了倾。獒王虎头雪獒眯缝起眼睛扮出一副笑模样，大度地摇了摇尾巴：走吧年轻人，你长得如此英俊健美，我实在不忍心杀死你。冈日森格不理对方的茬，耸起一棱一棱的脊毛，就要扑过去了。

但是且慢，有个声音正在响起来，那是人的声音，是那个光着脊梁赤着脚的孩子的声音。孩子等不及了，他希望西结古的狗群尽快咬死冈日森格，然后跟着他去追逐七个上阿妈的仇家，所以就喊起来：“那日，那日。”他知道虎头雪獒是西结古草原獒群里的獒王，却不知道越是獒王就越不会心浮气躁地出手，它要端端架子，吊吊胃口，然后一扑成功，一口致命。他既失望又吃惊地以为西结古草原的獒王不敢对这个年轻力壮、威仪堂堂的来犯者动手，就耐不住性子地喊起来：“那日，那日。”

被称作那日的藏獒从獒群里跳出来了，它是一只黑色的狮头母獒。它很小很小的时候和同胞姐姐一起被光脊梁的孩子喂养过，只要喂养过的人就都应该是主人，所以听他一叫，它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后才知光脊梁的孩子要它干什么。它迟疑了一下，便按照光脊梁的手势越过了獒王跟对手的对阵线，无所畏惧地扑向了冈日森格。

年轻的冈日森格没想到，它心惊胆战地渴望着的这场勇者之战，这场挑战西结古獒王的狂妄之战，在没有实现之前就早早地结束了。它愣愣地站着，直到被牛犊般大小的黑獒那日三撞两撞撞翻在地，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扑向自己的不是它死死盯住的獒王而是一只自己从不招惹的母獒。它从地上跳起来，像刚刚被它打败的那只灰色老公獒一样躲闪着对方的撕咬。

光脊梁的孩子又喊起来：“果日，果日。”

果日出现了。它是大黑獒那日的同胞姐姐，也是一只牛犊般大小的黑色狮头母獒。冈日森格根本就没看见它是从哪里跳出来的，甚至都没有看清它的面影，就被它撞了个正着。趁着这个机

会，大黑獒那日再次呼啸着扑了过来。

冈日森格被扑翻在地上。这次它没有立刻站起来。它身上压着两只牛犊般大小的母性的大黑獒，使它很难翻过身来用粗壮的四肢支撑住大地。它本来可以用利牙的迅速切割摆脱两只大黑獒的压迫和撕咬，但是它没有这样。人类社会“男不跟女斗”的解嘲在喜马拉雅獒种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恒定的规则，公獒是从来不跟母獒叫板的，况且是如此美丽的两只母獒，如果遇到母獒的攻击，忍让和退却是公獒唯一的选择。冈日森格坚决信守着祖先遗传的规则，却使自己陷入了生命危机的泥淖。它有些迷惘：怎么西结古草原的藏獒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獒类社会那些天定的规则并没有渗透到它们的血液里。它不知道这是人类起了坏作用——人类一掺和，动物界的许多好规矩就会变成坏习惯。更不知道，它所服从与钟爱的人类（此刻人类的代表就是那个光脊梁的孩子）正在把更加危险的局面导入它的命运之中。

光脊梁的孩子挥着胳膊喊起来：“獒多吉，獒多吉。”

他是要所有的狗都朝冈日森格扑去。藏獒们不安地跳动着，拥挤到了一起。只有作为獒王的虎头雪獒无动于衷地卧下了，并且冲着两只疯狂撕咬的母性大黑獒不满地叫唤着。藏獒们看到它们的王这样，便渐渐安定下来。它们是整个西结古草原的领地狗，它们可以不听任何来自个人的命令。而那些作为小喽啰的藏狗却没有这么好的理性，它们被“獒多吉獒多吉”的喊声煽动得群情激愤，环绕着倒在地上的冈日森格一圈一圈地跑。突然它们冲了过去，当两只母性的大黑獒在獒王虎头雪獒的叫声中离开冈日森格时，几乎所有的藏狗都扑向了一个点。藏狗们在这个点上

一层一层地擦起来，都想用利牙痛痛快快地咬一口最下面的这只外来的藏獒冈日森格。

冈日森格已经站不起来了，在两只母性大黑獒致命的撕咬之后，藏狗们的撕咬就变成了死神来临的信号。这个信号无休无止地重复着，使它身上的伤口差不多变成了一张渔网，那是名副其实的千疮百孔。

渐渐安静了，连嘈杂不休的藏狗也不再激动地叫唤了。安静对藏在草冈后面远远地窥伺着这边的七个上阿妈的孩子无疑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他们悄悄摸了回来，探头探脑地想营救他们的冈日森格。光脊梁的孩子几乎是用后背感觉到了仇家的到来，倏地转过身去，鹰鹫般的眼光朝前一横，便大喊起来：“上阿妈的仇家，上阿妈的仇家。”狗群骚动起来，包括藏獒在内的所有西结古的领地狗都朝着七个上阿妈的孩子奔扑过去。

七个上阿妈的孩子转身就跑，齐声喊着：“玛哈噶喇奔森保，玛哈噶喇奔森保。”父亲提着行李站在碉房门前观望着，奇怪地发现，七个孩子的喊声一响起来，狗群追撵的速度马上就减慢了，甚至有些大狗（它们是包括獒王虎头雪獒在内的一些藏獒）干脆放弃了追撵，摇头摆尾地在原地打转。

光脊梁的孩子同样感到奇怪，朝前跑了几步，喊道：“獒多吉，獒多吉。”父亲已经知道这是撵掇狗群追撵的声音，生怕七个上阿妈的孩子跑不及被狗群追上，朝光脊梁大喊一声：“你要干什么？他们是跟我来的。”

话音刚落，父亲身后的碉房门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伸出来一把将他拽了进去。

碉房里男男女女坐了十几个人，有的是军人，有的不是。不管是军人还是地方上的人，都是西结古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成员们正在开会。拽他进来的军人严厉地问道：“你是什么人？胡喊什么？”父亲赶紧掏出介绍信递了过去。那人看都不看，就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人。眼镜仔细看了两遍说：“白主任，他是记者。”白主任也就是拽他进来的军人说：“记者？记者也得听我们的。那几个孩子是你带来的？”父亲点点头。白主任又说：“你不知道我们的纪律吗？”父亲问道：“什么纪律？”白主任说：“坐下，你也参加我们的会。”

父亲坐在了自己的行李上。白主任告诉他，青果阿妈草原一共有大小部落三十二个，分布在西结古草原、东结古草原、上阿妈草原、下阿妈草原和多猕草原五个地方。西结古草原的部落和上阿妈草原的部落世代为仇，见面就是你死我活。而父亲，居然把上阿妈草原的孩子带到了西结古草原，又居然试图阻止西结古人对上阿妈人的追打。

父亲说：“他们只有七个人，很危险。”白主任说：“这里的人也只是撵他们走，真要是打起来，草原上的规矩是一对一，七个人只要个个厉害，也不会吃亏的。”

父亲说：“那么狗呢？狗是不懂一对一的。那么多狗一拥而